

之黎庶恪遵朕命克祚天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

島曆二十三年乙未正月二十一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馬島古談

對馬古先相傳心話說朝鮮對馬ト送使約條ノ起本日本嘉吉應仁間亂國タルヨリ九州探題守護ノ法令モ不用海島ノ間ヨリ賊船ヲ催ニ朝鮮ノ邊浦處ノ破ル民戸ノ財産ヲ奪取朝鮮是ヲ防クニ無暇無故シテ民生ヲ殺スルヲ國王哀シ對馬島主ヲ憑ヒ日本國王ニ通訃メ彼賊船不渡ヤウニ制ヒラヨト云因此嘉吉三年島主負國ノ時和信ヲ結ビ約條ヲ相定メ毎年使船ヲ渡サレ何ニテモ望ニ隨テ其用ヲ可相對又對馬ノ島田圃少キリ地瘠五穀不蕃地ヲ民ヲ養フニ無カト云然レ使船渡ル次ニ乘リ来ル者ノ為ニ王都釜山ニ市ヲ開キ賣買ノ道ヲ通ニ賊船不來互ノ為ニ守也ト堅ク約束ヲ定ル也自國初テ送使ヲ渡メサシクノ所望ヲス此所望カレテ求請ト云其時大藏經ヲ求請カレ因テ朝鮮上京祈禱ノ道場ニ在ル藏經ヲ

送儿今島ノ喜仇質八階宮ニ籠置是也其約條ヲ七ニ賊船渡ルヲ猶未休故ニ則  
文明年中ニ朝鮮大臣申叔舟ト金判書ノ兩人ヲ日本ニ渡直ニ日本國王ニ訴申ス  
自日本賊船来リ朝鮮之侵ス未止故朝鮮國王我スラメ遣サシム願日本ト和親  
ヲ致シ兩邦生靈ノ為ニ無事ヲ調ヘ然レ西人ノ者日本ニ巡遊メ風土人情ヲ知然  
後使船往来不絶時海寇自ラ休シ日本ノ諸國ヲ巡ルニ二年メ歸テ國王ニ奏メ  
兩國約條ヲ相定メ海東記ヲ撰集ス此時大明成化七年辛卯日本文明三年也昔々  
諸國風土郡縣ノ名及ニ商主ノ系圖途程ノ遠近ニモ目ニ記國王殿武衛細川諸  
管領等使船三手ニ渡ス日本人彼國ノ禮儀法式相違ニ依テ爭論ヲ起ス故  
後對馬ニ賴ニ所用ヲ辦ス大闇一乱已前長門筑前肥前ノ有力ノ者進物ヲ調議メ  
間ニ使船ヲ渡スヲ有リト云

朝鮮申叔舟編海東諸國紀載日本紀略云天皇代  
序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人皇始祖神武天皇名狹野  
云國王代序國王姓源氏後白河天皇保元三年戊  
寅征夷大將軍源賴朝主錦倉二條天皇永曆元年  
庚辰賴朝以兵衛仇胤子伊豆州是時平清盛秉政  
父子兄弟盤據要路政治征伐出於其手驕奢淫虐  
道路側目賴朝自伊豆起兵而西先據關東累戰而  
勝席卷安徳奔于海西嘉吉元年辛酉即正統赤  
松伏兵請義教宴于其家義教盛兵而往請入内廳  
酒酣放厩馬因墮門伏發遂殺義教大内持世被槍

踰重垣而出遂与管領細川等立義教子義勝三年  
癸亥病死又云立字其弟義成義成死又云其弟義政即今所謂  
國王也於其國中不敢称王只称御所所令文書称  
明教書云

自雲私謂明教書者御教書也唐人聞日本語音誤記如此也又云古来朝野  
公方直皇太子書日本國王太子書上三記元如日本天子天皇太子御所  
國王称不海東記載允故也近代此古例相失故日本國王二字書不  
朝鮮使者已言訝朝鮮一國之王又日本ノ王ニ云云人ニ書信ヲ相通ナ  
耻充故也日本ヲ朝鮮使者遣多國王殿使ト云又御所允云

同記云、天皇宮在東北隅、周以土垣、有大門、軍士教

百把守國王而下諸大臣以其麾下兵輪番迎守凡過  
門者皆下馬云

國王殿在天皇宮西北亦有土垣、軍士十餘把守其  
門云

畠山殿居天<sup>提即管</sup>皇宮東南世與左武衛細川相逆為管  
領佐國王秉政今天皇康正元年乙亥遣使来朝書  
称管提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云

細川殿居國王殿西南世與左武衛畠山相逆為管  
提源持之死子勝元嗣時未遣使於我云又有細川  
勝氏勝元從兄弟文明二年庚寅遣使来朝初上松

浦郡久野能登守藤原朝臣賴永遣壽蘭書記來朝  
時我世祖方議通信於日本國王以風水險遠欲因  
諸酋使為使問時在館者則壽蘭於其中稍解事遂  
命授書與禮物以送于國王又命禮曹書諭大內殿  
及賴永護送兼致賜物文正元年丙戌五月受命而  
去云左武衛殿山名殿京極殿右武衛殿自高麗之  
季海寇為患門下府移書稱閩西省探題相公令禁  
約海寇及我朝開國亦往來通書然失其來書未得  
其詳稱光天皇應永十五年戊子議政府答書始稱  
九州牧右武衛將軍源公十六年己丑源道鎮遣使

來朝書稱九州府探題或稱鎮西節度使或稱九州  
伯或稱九州都督或稱九州都元師右武衛或稱九  
州都督府探題云甲斐殿伊勢守

自聖云國王一族送使講交條例記以限於此矣朝野ノ日本ノ古未通交只海  
寇禁制ノ為ナリ

海東記序云夫交隣聘問撫接殊俗必知其情然後  
可以及其禮及其禮然後可以及其心矣我主上  
殿下命臣叔舟撰海東諸國朝聘往來之旧館教禮  
接之例以來臣受命祇栗謹誓曰籍參之見聞圖  
其地勢畧叙世係源委風土所向以至我應接節目

裒輯為書以進。臣叔舟久典禮官，且嘗渡海躬涉其地，島居星散，風俗殊異，今為是書，終不能得其要領。然曰：是知其梗槩，庶幾可以探其情，酌其禮，而收其心矣。竊觀國於東海之中者，非一，而日本最久，且大其地，始於黑龍江之北。云：今我國家來則撫之，優其餼廩，厚其禮意，彼乃狃於尋常，欺誑真偽，處之稽留，動經時月，變詐百端。溪壑之欲無窮，小拂其意，則便發忿言，地絕海隔，不可窮其端倪，審其情偽，其待之也，宜按先王旧例以鎮之。

自雲云海東記所載日本天神七八地神五代人皇等因王諸國高土系圖

自日本至朝鮮海陸里程使船人數米手定式朝鮮在留日教接遇宴席禮物土產求請等事一、詳記之也。至今馬島使船亦依古例接待也。若對馬ヨリ古例二相違メ私ヨリ求メハ和交ノ瑕玷也。

申叔舟撰海東記是成化七年辛卯當日本文明三年。

對馬王宗貞國時与朝鮮始有送使約條乃日本後花園院嘉吉三年當大明英宗睿

帝正統八年也。

床話書與朝鮮歸客金公足下似鳴圭義智柳川調信之所望

金坡倭史曰人皇第七代孝靈帝四十五年己卯秦

始皇即位既而好仙就日本求長生不死藥日本又

就求五帝三皇書始皇送之後二十五年始皇焚書

抗儒故孔子全經存于日本爾云金以謂日本所通

文字用纔有四十八稱之曰假名國人先是未視中國

書豈得輕下筭而解意乎韞櫃藏之而已後至應神

帝時就百濟國求博士傳經史無貴無賤通習中國文

字佛經儒教諸氏百家書次第相逐未人果知儒有

五常佛有五戒日問月學遂作文明之國於是中國

指日本為東方君子國寔華也及與季運國屬艱虞  
公戰私鬪拖文籍業于戎者一百餘年于茲矣不知  
中國之貴不覺善隣是寶君子之國變作猛獸之國  
爪長牙利者興盛爪短牙鈍者喪亡可慙焉可悲焉  
近來有平秀吉始不知何名身長田畝之間氣凌雲  
漢之外國王聞其為人召授衣冠一日九迂領關  
白職而伐百年餘年不庭犖戰必勝攻必取六十六  
州不日臣服矣於是海南諸嶋或遣使臣獻方物或  
付商客供地產可謂草木亦識威名者也一朝命義  
智曰聞音朝鮮差信使過海前有鄭後有申人稱

義二使曰使哉、事猶在耳、可尚焉哉、爾來日本  
雖差信使、朝鮮闕使者久矣、汝速超海誘使、復曰則  
可也、是以己丑、義智身自超海、余及調信亦從後、廷  
議紛然不能速決、翌年庚寅、以義智為南針、黃金、訂  
三使過海、又其翌年辛卯、余及調信護送三使超海、  
同年秋八月歸國、翌年壬辰、果及大亂、吁是誰愆乎、  
二使過海、而隣交不絕者久矣、三使過海、而隣交已  
變者速也、蓋其所見如何、今也、孔丘盜跖共塵  
埃、不足強論可否、東高閣焉、吾槐門家康公、任  
大閣秀吉公遺命、多年乞和於貴國、未示諾不

諾之事、只賜義智及調信報章、必曰、好事緩嫌事急、想是以大器晚成也、孰謂之非乎、雖然義智及調信、決不知早晚成功、而爭抑留猛獸超海乎、其故何也、拙匠若刺<sup>指</sup>出血、大器果不成、不成則義智及調信眾、科難免、足下久作客、熟知日本時勢、凡所見聞不遺、一毫請稟諸閣老、以信使過海為和交之驗、乃是足下忠于貴國者莫大焉、余所思在茲、但足下意袒二使耶、袒三使耶、併在眼中而已、古云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也、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慎之、吁人之與人

戰者、是重義而輕命也、與獸戰者、是非勇而忘逃也、是亦能辨之、余年近<sup>古</sup>渚<sup>稀</sup>、餘命有幾乎、治亂與亡、雖不關泉下人而<sup>為</sup>憂、兩國蒼生之憂而云爾、憐察、朴壽永卿語未悉通、因是手自錄呈床話、煩青眸、李閣老及金僉知、共辱識、荆於千里之外、其亦以是語之、

癸卯冬十一月日 日本國沙門仙巢老人



朝鮮王京禮賓館筆詔與樸菴稟 巖廊諸賢  
兩國通交之道貴在誠信此書問往來之際 貴國  
所常稱論也今者 小釋有所事超海東雖敢乞上  
京而始在釜館時 宣慰使及東萊伯皆不信我之  
所言爭虛套以移時日是小釋所以不審也雖然  
朝廷終容賤之言見許上 京幸對諸賢假譯通意  
欣幸何足演之所歎譯言不悉國風各異有難明辯  
者乎故如今日亦復釐此煩達之勿為塘堦宜賜採  
聽朝鮮與日本和交其未尚矣昔者匪但信使相通  
聘而已儒士僧徒藝人樂師相往來其親睦如一家

又有通貢於 天朝必假路於 貴國此載見於我  
國史及善隣國寶記等 貴國每以壬辰之變歸罪  
於馬嶋是乃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壬辰之變乃大閔  
秀吉以暴秦之勢虎視鷲悍之虜戰必勝攻必取故  
本邦六十餘州不及辨理非之所在悉皆無不臣服  
者矣當此時也假使 貴國居馬嶋之地豈可得遠  
命乎蓋治亂興亡皆是天也雖三代之盛而不有無  
損益何敢留念舊惡乎如今昔 殿下數世相襲有  
賢德文武相備禮樂治行緝熙日新城於東武州以  
施政教域內諸侯挈妻子移家屬勤奉職事况又交

趾安南耽羅呂宋及琉球諸國未使者獻方物實雖  
千古亦無如之蓋是 貴國前後信使在乎見聞之  
間也即者嶋主使小釋爾字葦謀以乞上京其故何有他  
殿下命島主訪問山穢侵遼塞餘殃及 貴疆若  
然則將以差援兵相救是亦 旨 殿下重交隣至意  
也雖然往復彼此遷延不果屢費言論後得入 京  
伏請自今而往本邦所命馬嶋所通凡不涉猶豫狐  
疑快早 明決回古例之道堅隣睦之盟則永世之  
幸萬靈之歡曷以加焉 不肖會遇兩國有道之際送  
先師之任久通用事語茲朝 漢城會 諸賢優待

洽沐之至榮幸固涯矣是以不得已書草莽之言思  
以呈 座下之眼後傳布於 諸執政前則何如別  
違匆匆不宣頓首

奉 國命住馬嶋桑林玄方  
桑林長老足下  
櫟菴

以足下 勤懇之意及長書一道加幅三条事即傳  
于 席堂諸宰則一是啓知一是高議通示云耳只  
祈 行李萬安

自雲入漢陽城之日筆談之次附之

朝鮮日本隣交往古之時其親如一家儒士僧徒相往來佛像書籍從所望通貿便用其記錄見于倭史書二三備 賢覽以證山人所言

日本神皇正統記曰應神天皇二十八年自百濟國召博士傳經史太子以下習之此國用經史文字此以為始敏達天皇六年十月遣百濟使大別當自百濟歸百濟王附贈經論及禪師六人同樂師二人來推古天皇三年百濟沙門觀勒高麗沙門僧隆雲聰同來同十五年百濟曇惠道深二比丘尼來持統天皇三年四月新羅王吊先王喪獻彌陀觀音執至三

銅像及珍物

古月

欽明天皇十三年百濟國王使大夫西部姬氏貢釈迦銅像及經論幡蓋敏達天皇八年新羅貢釈迦像今在興福寺東金堂

孝德天皇五年乃唐高宗永徽五年也倭國送使獻琥珀瑪瑙高宗慰撫之曰王國與新羅高麗百濟接近若有危急宜救之天智天皇元年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乞救于我同三年四月大唐客來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國郭務悰等并人百濟仇手稱軍等百餘人同到對馬遣山中采女通信侶僧智辨等

未

自雲寬永六年朝鮮王京入八時朝鮮王對馬鳴主  
了返翰自雲釜山引詐陳往來ノ書數通雖有之  
不寫呈王京筆談前日呈覽之

朝鮮人陳復昌作童蒙先習略云東方初無君長有  
神人降于太白山檀木下國人立以為君與堯並立  
國號朝鮮是為檀君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教民禮  
義設八條之教有仁賢之化燕人衛滿因慮館亂亡  
命未誘逐箕準註亡命者失天子之命據王儉城至  
也箕準箕子之孫也  
孫右渠衛滿之孫漢武帝討滅之分其地置樂浪臨屯玄

菟真蕃四郡昭帝漢討滅之以乎那玄菟為平州臨

化樂浪為東府二都督府箕準避衛滿浮海而南居

金馬郡全羅道益山郡郡內有是為馬韓秦亡人避

入韓馬韓割東界以與是為辰韓新羅新羅韓則立國於

韓地不知其始祖年代是為三韓新羅始祖赫居世

都辰韓地以朴為姓高句麗始祖朱蒙至卒本自稱

高辛之後因姓高百濟始祖溫祚都河南慰禮城以

扶餘為氏三國各保一隅互相侵伐其後唐高宗滅

百濟高句麗分其地置都督府以劉仁願薛仁貴留

鎮撫之百濟歷年六百七十八年高句麗七百五年

新羅之末、弓裔叛于北京、國号泰封、甄萱叛、據完山、  
 全羅也、羅自桓後、百濟、新羅亡、朴昔金三姓相傳、歷  
 年九百九十二年、泰封諸將立王建為王、國號高麗、  
 尅刺群兇、統合三韓、移都松嶽、至于李世、恭愍無嗣、  
 偽主辛禡、僧也、昏暴自恣、而王瑤不君、遂至於亡、歷年  
 四百七十五年、天命歸于真主、大明太祖高皇帝賜  
 改國號曰朝鮮、定鼎于漢陽、楊州豐壤、乃漢江聖子  
 神孫、繼繩、重熙累洽、式至于今、  
 自朝鮮京城、列釜山、安東、海道郡名、  
 平丘驛、楊根、驪州、可興、忠州、丹陽、

豐臺、永川、慶州、蔚山、阿月驛、蔚山驛、新寧、

中海道郡名

廣州、尚州、梁山、善山、仁同、八莒、大丘、慶山、清道、  
 利川、陰竹、槐山、延興、聞慶、咸昌、  
 隱川、密陽、

沃州海道郡名

沃川、良才驛、龍仁、楊智、竹山、顛川、清州、文義、  
 靈山、昌原、永同、金海、龍堂、星州、玄風、昌寧、

龍堂	馬首院	刺院	尚州	可興	豆毛浦	水路
金山浦	咸安	河濱	洛東	金遷	岩寺	
	佛堂院	花園	月波亭	忠州	奉安	
林勿洞	加里山	海平	丹月	大灘		
守山	玄風	仁同	安富	梨浦		
都	開山	若持	聞慶	呂州		
		沙幕	咸昌	興源		

對馬島主家臣柳川調信奉 命通諭

歸客金公足下

教年大乱緣由、是無他日本塞 貢路者年久矣、因  
 茲庚辰憑朝鮮通書契、要開 貢路朝鮮不聽之、因  
 循歷年者又久矣、及昔 大閣執國政、要借路於朝  
 鮮、直訴之朝鮮、遮路故及鬪戰、不日而到平壤、於是  
 沈遊擊入吾營、問起兵緣由、僕以前事答之、沈遊擊  
 約之以 天使過海之義、以去矣、然後沈遊擊再入  
 營、曰、 天使在順安、身自行、詳來云、 僕待之則天

兵出國嘗、僕攘災退在王京西龍山、僕又通書於沈  
遊擊要講和、沈遊擊得、來西江、僕相送一笑以尋  
田約、沈遊擊重伴謝用梓徐一貫等來、号 天使過  
海、謝徐面于 大閣、直聞口中之言以歸矣、其言難  
達、天聰之事也、是以謝徐亦閉口、何況於沈遊擊  
乎、僕謂沈遊擊曰、若取大閣不中之言、以訴于天朝、  
是僕教大閣遂過也、如之何而可乎、僕所思無他、  
天朝欽差冊封之使過海、俾群臣授職、則恐大事全  
乎、沈遊擊達此言於 兵部尚書、於是天使過海、  
大閣頂戴 冊封、以称萬年、一萬、一、年、群臣亦戴

朝冠、而大事已成矣、爰有一倭臣說曰、雖擒朝鮮二  
王子、應請還國、朝鮮得一王子過海伸謝者、是道也、  
總差一介使臣伸謝、盖不是、幾日本者乎、是以 大  
閣再發兵、然則和議只止于王子一件而已、 貴意  
如何、

朝鮮國禮曹參議鄭 暉 奉復

日本國豐臣平公 足下

去夏 足下刷還人口、 委致信書、敬邦具悉、足下

之意、又據各人說、称 日本自關白逝後、國中不講

而家康公有悔禍之意對馬島與足下深量利害要講舊好此與前後走回人所言相符敵邦與留守天將同議即將此意及足下之書稟報軍門邢老爺曰日本之事既如彼對馬島之欲通歡又如此請撤移防海天兵休養其力以觀對馬島所為更議進退軍門批回曰日本事情曾因福建往來人飛報已為聞知今據所稟亦然當依此處之但比聞海上零賊竊發深慮朝鮮又為對馬島所賣敵邦與留守天將再稟海上零賊必是小島下任所為對馬島方要講和心不作此事於是軍門命海

防諸將移住內地使之更察對馬島形上敵邦庶期自此而事可諧矣今見來書果如軍門邢老爺所料足下文潛搶海邊無鹽卒以問國事敵邦豈知足下作如此屑兒戲事乎若此之輩縱擄去數萬無損刷來數萬亦無益貴邦下戶賤卒得與聞國中之大事乎自擄自還只見其反覆之狀於天朝今此來書非是要和乃自絕於天將曾謂足下有長慮而處事乃如許耶自壬辰以後天朝謂敵邦誤親貴島勾引兵鋒其後天朝將官經理國事細微猶不得自擅况此等大事乎細看來諭一向督



賜敝邦事狀。足下知之既悉，何又有此意。備此言  
徹於天朝，則徒激天怒，而反有害於和事。足  
下爛熟商量，其不謂然乎。為今之計，不在多言，唯在  
足下痛改田愆，能盡其誠意，以取信於天。將則  
不煩於敝邦，而和事可成。幸足下以事成為期，而  
加勉焉。苟有其誠，焉有不成事之理也。前書已達於  
天朝，而回諭尚未到，報音今日來，則敝邦明日差  
飛船報知。惟足下俟之，不宣。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壹日

朝鮮國禮曹叅議鄭 晬 奉復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 足下

信書再至，益審足下倦之意。修好曲折，前書粗  
悉之。敝邦事無大小，不能自斷，俱稟天朝。處置實  
足下所知也。足下既知事情，又何用忙哉。旧好若  
諧，則涵育並利，安民息爭，乃王者之事。豈以已往為  
介懷哉。和之易成，如可以任意，則不必待足下煩  
諭。而敝邦已自決矣。往年日本失禮，冊使重致  
聖天之怒，近又零賊頻發，益忤軍門。刑老爺之心  
和事之漸遲者，皆是貴國之所自為。而今乃責速

成於敵邦。足下已深察此等事，而有此言乎。其未能深察乎。此而徒勤往復乎。敵邦竊惑焉。曲在貴邦，則據何狀而為辭於天朝。雖有辭而天將豈輕許之。若貴邦革面改心，所為曲而自恥信於天將，則和事不勞而得不煩而成。此其利害遲速皆任。足下自己求之者，幸與柳川平公熟諒而處之。和成為兩國之幸。足下與柳川亦盡字蓋愆而流名，其不美耶。統惟照諒不宣。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壹日

對州司遺不書ノ案

對馬州太守拾遺侍中平義智謹啓

東萊釜山兩令公 足下

智正歸日，貴國時付台端之事，陋島信之，即訢若

殿下和好時至者乎。寔雖為難事，書契已成矣。

今月貳拾肆日，達陋島餘一件事，是在陋島分內之事，不足為難也。若其和期較遲，則陋島之不幸也。故今差飛船說心事，請速稟禮曹大人示報章。報章至，則即差智正齎書契護送餘件者必矣。勿怠勿怠，恐惶不宣。謹言。

日本國豐臣調信謹白

朝鮮國把總孫公 足下

伏以西遊東還跋陟之勞、推以圖之事勢如何、逐示之、余光日以貴國去秋報章之旨、馳稟 槐門家康君、命曰、汝止上 京、速決和交、成不成、來天朝、群議未決、以緩大事、則太不可乎也、和交若不能成、則 貴國請早示其實、莫巧言緩延、只速要聞成不成之事、蓋是 家康公之意也、古來愚慮者保國、聰敏者誤國、恐 足下慎之、餘在智正口布、不宣謹言。

和交成後慶尚道三命七九、諭文、松雲大師未了、時持人對馬二示八。

朝鮮國禮曹為告諭事、據慶尚道海防將領等官呈稱、馬島將我 國被擄男婦、節次刷還、頗有草心向國之誠、且稱本島土地瘠薄、五穀不蕃、歲多饑饉、自前資我 國米布、以為衣食、乞照舊交市、以資生理、等、因得此、奉詳本島前後刷還被擄人口、其數甚多、殊見本島草心向國之意、兼且土地瘠薄、歲多饑饉、情愿交市、以資生理、我 國不忍拒斥、阻伊自新、歸化之心、為此移會慶尚道觀察使等官、轉行釜山節

制使體悉前項事意、過有本島倭子乞要交易物貨者、許令開市、仍不許絲毫越法惹事、不便外合行、告示前云、得馬島倭人等、遵照諭帖、內事意、各自改心、易慮、痛革前習、一意輸誠、益勵自新之心、毋或違錯、有悞邦憲、為此故諭、

萬曆參拾貳年柒月十一日示

朝鮮國禮曹參議宋

克訥

奉復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足下、日本與敝邦息兵、謐好、共享太平、于今三世、貴島密爾南徼、至誠效、款、無所失墜、朝廷之每年罷嘉、蓋為此也、今者、勅、長老遠涉鯨濤來致、貴國之意、其忠勤、尤可尚也、許多問答、都在長老舌端、茲不觀緜、但所云平遼通、貢、一款、不容不言、丁卯歲、狂胡暫擾、西鄙未幾、悉皆、平定、彼旋請成、遂許通好、即今、疆域晏然、無狗吠之、警、則不至煩、貴國之憂也、若曰、為、皇朝擊胡、乎、遼、云、則其言似矣、但、叢尔小醜、皇朝自當討滅、且

自古未聞有涉滄海之險、越人之國、數千里而與人  
鬪者也。皇朝猝聞此言、必致疑駭、并唯敝邦不敢  
以此上聞、貴國亦不當發於口也。自餘不復一  
一、  
崇禎二年五月、日、  
朝鮮國東萊府侯柳汝怡奉復、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足下、  
惠翰就審、近况佳勝、良慰。桑林上京事、邊臣只  
能馳啓而許、至在朝廷竊聞朝議以為三十年

年不開此例、况桑林之未、既與國書、理難開許、第聞  
要傳、關白之命、今特破格許之、此實一時特恩、不  
可授為後例、想足下亦自體諒也。餉儀謹領、薄  
物附函、統希昭悉、不宣。

崇禎二年六月 日

朝鮮國被擄士人等奉書于  
內府公下執事

嗚呼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懷土重遷、常物大情、生等  
俱以朝鮮人、所習者朝鮮水土、所用者朝鮮言語、茂  
林豐草、百年化育、家塾堂庠、一生事業、不幸生逢陽  
九、運值百六、四郊警壘、七年兵火、百口之家、盡於鋒  
刃、一畝之宮、化為煨燼、絲毫橫罹、又被存膚、離親戚  
棄墳墓、楫舟號呼者、萬里暴風、兩紀寒暑、流離瓊尾  
之三年、西歸消息、久隔滄海、北風哀感、切素心、嗚呼  
永狐首丘、代馬倚北、走獸然也、蜀禽催歸、越鳥巢南、

羽族乃爾物固如是人為甚焉埜邊有淚鴈外無書  
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能不思乎彼岫彼此吾  
父母之望予季何可忘也松楸舊隴兵火延燒狐兔  
為窟茅草不剪一盂麥飯誰即洒之先人骸骨斷在  
原野蔓草縈骨拱未斂魂泚類反藪誰則任之暮春  
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伯雁何人獨無  
故園之心涼秋八月塞外草衰吟嘯成群邊聲四起  
女御美心自耳異域之鬼日之夕矣群動俱息牛羊下  
指禽鳥歸栖言念旅人無所止托則落日之歸心焉  
可已也時夜將半四顧寂寥玉繩低垂素月孤映言

念故鄉同此一色則清霄之感念誰則無之瞻彼海  
山草木繁茂得土栽培順時榮落天以沃之並有以  
自樂哀我人斯曾彼不若瞻彼簪聲號乞行路朝得  
一錢暮收一溢一朝溘死猶得委骨於其土哀我人  
斯曾彼不若山川草木早夜寒暑物之感觸節悲  
痛者難可一二數嗚呼夫以貴國豈女人物哉武士  
如雲悍卒成群將焉用彼異國人口舌不通有甚聾  
啞由彼言適以墮心從茲語徒爾聒耳言語之  
遠隔有如是者文章雖同誦說絕異胸藏萬卷口無  
一字文字之無用又如如是者少習詩書長學廼豆筋

驚肉發、步尺趨繩、筋力之不戡、又如星者、言語既不  
通、筋力又不戡、文字又無用、則土偶而已、食粟而已、  
糜有限之財、養無益之人、亦非貴國之得計矣、而况  
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東此朝鮮之人、盡棄其父母、  
棄棄父遺母、一箇禽獸、貴國之於禽獸、又何取焉、嗚  
呼、于公慟哭三年、大旱、庶女叩心、五月飛霜、匹夫匹  
婦之冤恨、猶足以感動天地、而况我國人之僑高貴  
國者、幾以十萬數、籲天求歸者、乃心一樣、傷天地之  
和、召震雪之變、有必然者、嗚呼、編竹渡蟻、二宋為相、  
占夢治龜、三李登第、積德之有慶於虫魚、尚然而况

我國之人、盡是上天之赤子、其選定存活之有功德、  
豈但於活虫魚而已哉、生等竊聞

內府公與日東諸大臣、止武修文、除虐以寬、日謹論  
詰家語、以崇仁義、尊尚伽藍、如未以廣慈悲、日東之  
人、加額引踵、想望仁政、故我朝鮮式微之人、亦望  
及刑之餘波、伏願

內府公、察其至冤、求其無用、寬許歸便、俾遂至願、則  
天災消弭、協氣薰蒸、可不日而待、而  
內府福祿、將永享于不刊之休矣、情隘辭蹙、不知所  
裁、